

网络语言特区中选择问句的形式功能错配现象^①

刘颖¹, 罗堃²

(1.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31; 2.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关键词】网络语言特区; 选择问句; 形式; 功能; 错配

【摘要】现代汉语带有关联词“还是”的选择问句, 选择项一般存在相容、对立或差异关系, 但网络语言特区中却出现选择项完全相同的现象。此时选择问句也不再具有疑问功能, 而是表示肯定陈述、祈使和感叹三类, 出现了选择问句形式与功能错配的情况。突破原因主要是选择问句在网络语中的主观性增强、疑问功能弱化; 关联词“还是”的主观性影响及其本身为反预期信息标记; 语言交际需要抵消不礼貌话语的消极结果。虽然选择疑问句在网络语里有所创新, 但是突破有限度, 并非所有的选择问句都会出现形式与功能错配的现象。

【中图分类号】H04; H14; H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74 (2019) 04-0030-07

DOI:10.16131/j.cnki.cn44-1669/g4.2019.04.004

1. 引言

选择问句一般是指问话者提供询问的主观范围和可供回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选择项的疑问句(张斌, 2002: 461-463)。作为与是非问、特指问、正反问并列的一种独特问句, 选择问的句法形式主要包括三种: 由关联词“还是”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择项, 比如“……还是……”“是……还是……”“……还是……还是……”; 选择项之间无关联词语, 仅有逗号; 不同的选择项在一句话之中并存, 无关联词或逗号连接。从语义角度来看, 虽是选择关系, 但选择问句的选择项之间却有相容、对立和差异这三种关系。

但是, 无论表述何种关系, 在常规现代汉语里, 选择问句都没有出现过选择项相同的情况, 比如:

(1) 肉已经没有了, 你看你吃菜还是吃菜呢?(微信聊天室)

(2) 外面正在下大雨, 我是在家里睡觉呢, 还是睡觉呢?(QQ聊天室)

(3) 冰箱里只剩一瓶啤酒了, 我喝呢, 还是喝呢, 还是喝呢?(BCC汉语语料库)

(4) 哈哈明天是休息还是休息还是休息呢?(新浪微博)

此类现象在网络语言特区中频繁出现。除了语调上升及都有语气词“呢”之外, 从句法形式上来说, 它们均带有疑问特征关联词“还是”; 从语义内容上来说, 均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范围供听话人选择, 所以我们首先判断此类句子是属于疑问句中的选择问句。

与常规不同的是这些选择问句中的多个选择项完全相同。分析后发现, 它们的语用功能也并非表示疑问, 而是分为陈述、祈使和感叹三类。也就是说在网络语中出现了选择问句形式与功能错配的创新用法。这主要与选择问句结构本身的特点、“还是”作为反预期信息标记及礼貌原则有关。

【收稿日期】2019-03-14

【作者简介】刘颖(1987-), 女, 辽宁大连人,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汉语语法研究。电子邮箱: liuying06101317@163.com。罗堃(1986-), 男, 甘肃庆阳人,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 语言学博士, 主要从事汉语语法、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电子邮箱: luokunstudent@sina.com。

【基金项目】澳门大学研究委员会立项课题“汉语标题口号对语法规则的突破及其语言学意义”(MYRG2018-00201-FAH);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新媒体语言的语法创新与对外汉语教学”(L17BY006)

① 本文曾在第十七届中国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澳门)和第十六届中国当代语言学国际研讨会(上海)宣读, 感谢与会学者的宝贵意见。

本文所选取的网络语料主要来自于北京语言大学BCC汉语语料库(微博)、微信聊天室和新浪微博等。我们先以网络语为研究对象,来探究选择问句形式和功能的错配现象,同时也期望能为语言创新、语言能力等研究带来新思考。

2. 网络语言特区中选择问句非常规用法的形式类型及特点

2.1 网络语言特区中选择问句非常规用法的形式类型

根据句法形式的不同,网络语言特区中选择问句的非常规用法主要分为五类,其中A、B两类属于双项选择,C、D、E三类属于多项选择,具体如下:

A. “……还是……”

(5) 女人这么强调这些有必要吗? 心虚还是心虚呢? (BCC汉语语料库)

(6) 上班两天了,听顾客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你今年十几了?”我应该高兴呢还是高兴呢? (BCC汉语语料库)

(7) 椅子都被搬走了,只剩这一张,你坐还是坐呢? (新浪微博)

(8) 被人抢了票,你哭还是哭呢? (微信聊天室)

B. “是……还是……”

(9) 今天参加完朋友婚礼回来本想喝一罐,但我又忘咯!现在终于想起来了!是喝还是喝呢? (BCC汉语语料库)

(10) 用自己的专业跟别人的业余爱好做对比,然后得到心理满足,这应该说是无聊还是无聊呢? (新浪微博)

(11) 《猩球崛起》出高清下载的种子啦,你是下还是下呢? (BCC汉语语料库)

(12) 不想时间过的太快,又想时间过的太快,有些时候我到底是傻还是傻呢? (新浪微博)

C. “……还是……还是……(还是)……”

(13) 网费终于没了,要画图,要考试了,网卡,我买还是买还是买还是买呢?酝酿好久的事儿,准备买了。(BCC汉语语料库)

(14) 星巴克现在买一送一,你喝还是喝还是喝呢? (BCC汉语语料库)

(15) 这个月我吃土还是吃土还是吃土呢? (微信聊天室)

(16) 你是嫌我不够胖还是不够胖还是不够胖? (新浪微博)

D. “是……是……还是……”

(17) 刚吃了饭,就买回来了,我是吃是吃还是吃呢? (新浪微博)

(18) 我是不可错过《南音》的,所以说呢二哥?你是给是给还是给呢? (BCC汉语语料库)

(19) 呵呵,我每天睡醒第一件事就是想着辞职,那么我是坚持是坚持还是坚持呢? (微信聊天室)

(20) 站在我一个外人的角度都看不下去了,你主子是作呢,是作呢,还是作呢? (新浪微博)

E. “是……还是……还是……”

(21) 我是去还是去还是去呢? 荷叶饭的腿和猪蹄、闽南风味的炸鸡排和青椒肉,旁边还有饭团,还有砂锅的卤面,还有再过去有家鱿鱼饭。(新浪微博)

(22) M码已经穿不上了,都胖成这样,你是减肥还是减肥还是减肥呢? (微信聊天室)

(23) 这是有理还是有理还是有理呢?我每天都要思考三个重大问题。(新浪微博)

(24) 是型号有些小还是型号有些小还是型号有些小呢? (新浪微博)

2.2 网络语言特区中选择问句非常规用法的特点

从搜集到的语料看,网络语中发生形式与功能错配现象的选择问句有如下三个特点:

1) 作为选择问句,它们虽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范围供听话人选择,但从语义来看,有异于常规:两个或多个选择项不属于相容,不属于对立,也不属于差异,而是完全相同。

邵敬敏(1994)曾对选择问句的上述三种语义关系作过详细解释,认为这三种语义关系的主要差异是对比性的不同,对立关系对比性最强,差异关系次之,相容关系的对比性最弱。网络语选择项的语义一致,不存在对比性,而是唯一性。说话人虽提供了两项或两项

以上的选择范围，因为对答案有明显的倾向性，语义内容完全相同，致使听话人做任何选择都只能是唯一答案。与上文双项选择的A、B两类相比，多项选择的C、D、E三类重复更多，更能明显说明说话人的倾向性，如：

(25) 我的天啊，语法是难还是难还是难呢？（微信聊天室）

2) 从句法结构形式上来说，这些选择疑问句均带有关联词“还是”。

首先我们认为本文搜集到的语料属于带有关联词“还是”的选择问句，而非“还是”表示选择义的一般陈述句。在常规的现代汉语中，“还是”的句法环境和语法意义都比较复杂。《现代汉语八百词》（1999）中“还是”主要有三个义项：①表示行为、动作或状态不变，或不因上文所说的情况所改变；仍旧；仍然；②表示经过比较、考虑，有所选择，“还是”引出选择项；③用于选择疑问形式。表示选择义的“还是”使用频率很高，主要有陈述句和选择疑问句两种形式。一般陈述句里“还是”的前后小句往往有因果关系，如“今天过节，饭店人太多，还是回家吃吧”等。另有一种是“还是”出现在表示选择问功能的陈述句中，虽然逻辑语义上表达选择，但并非选择问句，如“至今不知道是你还是他被选中去北京”。这种情况下“还是”结构通常作一个句子成分，虽也提供了选择，但说话人不带有主观性，只是客观陈述。本文的语料中“还是”的结构不能作小句的句子成分，如“*至今不知道是你还是你被选中去北京”，只能独立成一个单句或作为复句中的一个完整分句，而且说话人带有主观性因素。

常规现代汉语中选择问句可以带关联词“还是”，可以仅有逗号连接或既无关联词也无逗号，而且选择项主要是词或谓词性短语等。但网络语中发生形式与功能错配现象的选择问句全部是依靠关联词“还是”来连接，如例(5)~(24)。五种类型的差别仅是是否用“是……还是”标记识别焦点，以及问句里一共连接了多少完全一致的选择项。此外，一般来说，“（是）……还是”连接的选择项可以是复句中的一个分句，也可以算一个并列短语做

单句的句子成分，但网络语里前者的出现没有限制，后者不能作主语成分。

3) 与属于双项选择的A、B两类相比，多项选择的C、D、E三类更具有强调性，说话人的主观性更强。

语言讲究经济性，但网络里出现这种选择项一再重复的“非经济”用法，甚至“还是”可以同时并列连接四个相同项，却被接受并类推使用。这不仅因为网络平台中选择问句的形式产生了功能错配，还因为并列项具有强调性，让说话人的意图更明显，主观性自然也更强烈，比如选择问句表示感叹的功能都会在C、D、E类的三项或三项以上的形式里出现。

3. 网络语言特区中选择问句的语用功能类型及特点

网络语言特区中带有关联词“还是”的选择问句并非表示疑问，而是陈述、祈使和感叹三种功能。

3.1 陈述功能

选择项相同并带有关联词“还是”的选择问在网络语中一般都存在陈述功能，如：

(26) 本来今天早上不打算吃饭，可是我饿了，是吃还是吃还是吃呢？好吧，吃早餐了。（BCC汉语语料库）

(27) 冬天到了就是不停的想吃东西，是吃还是吃呢？（BCC汉语语料库）

(28) 我说他是渣还是渣呢？（微信聊天室）

(29) 十年前南方的同学第一次见我非要说是东南亚的人！我不知是贬还是贬呢？（BCC汉语语料库）

陈述功能主要是陈述一个事实或者表达说话人的看法，分为肯定陈述和否定陈述，本文所涉及的“功能错配”主要是肯定陈述，如例(26)~(29)。从交际意图来看，说话人只是想陈述事实，属于断言行为，主语一般为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选择项可以是两项也可以是多项，主要为行为动词。

3.2 祈使功能

当主语为第二人称“你”或“你们”时，本文所研究的这一类选择问主要表示祈使功

能。祈使功能表达指令行为，不需要特殊背景，只要说话人的意图能让听话人准确领会。根据语境和说话人态度，这里的选择问所表达的正是言者对听话人传达指令行为或是提出委婉的建议，选择项可以是两项及两项以上，如：

(30) 你是要结婚还是结婚还是结婚呢？
我的耐心被你磨完了。(BCC汉语语料库)

(31) 绝对伏特加兑红牛，自己在家兑酒喝的感觉很好呢。@喵樂咽咪的你是要喝还是要喝还是要喝呢？(新浪微博)

(32) “奶茶小公举”周杰伦已经准备就绪了！#浙江卫视春季盛典#就在今晚20:00，你的选择是看杰伦还是看杰伦？(新浪微博)

(33) 只剩这一种了，你是将就还是将就还是将就呢？(微信聊天室)

此时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是希望听者服从或者接受指令。

祈使功能和肯定陈述功能都可以出现在两项及两项以上的选择问中，区别仅是主语人称的不同。当说话人直接对听话人作命令或建议，则是祈使功能；当说话人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做描述时，则是陈述功能。

3.3 感叹功能

网络语选择问错配为感叹功能时，通常选择项为三项及三项以上，而且通常是形容词，如：

(34) 他让你去你就去？你傻还是傻还是傻呢？就不能好好想着自己吗？(新浪微博)

(35) 我妹纸说了：敢露额头的就表示脸其实不大……我正在验证……到底是大还是大还是大呢？(新浪微博)

(36) 不想他离开，又想他赶快离开，有些时候我到底是矫情还是矫情还是矫情呢？(微信聊天室)

(37) 脸大还敢剪这么短，是唬还是唬还是唬呢？(微信聊天室)

因为C、D、E类相同的选择项反复出现，看似违反“经济原则”，实际更具强调性，表示说话人的情感更强烈，所以此时更容易产生感叹功能。感叹功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表达言者自身的主观感受和心理状态，抒发内心强烈情感。通过语料发现，这一类选择问的形容词

多为贬义或消极义，比如“蠢、傻、笨、作、矫情”等。

感叹功能主要出现在选择项为三项及三项以上的情况，而祈使功能和肯定陈述功能可以双项或多项；感叹功能的选择问句选择项为贬义类形容词，而祈使、肯定陈述功能的可以是形容词也可以是行为动词；感叹功能的选择问主语可以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肯定陈述的选择问主语一般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祈使功能的主语只有第二人称。

4. 网络语言特区中选择问句形式功能错配的动因

4.1 结构本身的突破动因

为何网络语言特区中会出现选择问句的形式功能错配，而不是其他类型的问句？这是因为常规语法里选择问句本身就或多或少暗含说话人主观情感因素。徐盛桓（1999）认为选择问有偏向问的可能，发问人给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选项时就带有估计和猜测，表现出一定的主观判断性。郭婷婷（2005）提出选择问句在表达功能上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听话人有某种提示和引导的作用。张晓涛（2009）进一步解释了选择问是如何体现说话人的疑问倾向，他认为同特指问相比，选择问一般在有限（两到三个）选择项中进行选择，减小了可探寻的信息范围，所以降低了疑问程度，选择问实则是弱发问，更容易体现说话人的疑问倾向。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现选择问句的这种特点在网络语中被放大：主观性增强，疑问功能虚化。说话人已经不在意提供选项的问句功能和听话人的答案，只为自己的主观陈述、建议和情感，甚至有的例子出现了言者自说自话、自问自答的情况，给了选择问产生功能游移的契机。请看下例：

(38) 今天有微访谈！火速去围观，今天晚上是看还是看呢？(BCC汉语语料库)

(39) 而且以事实来讲这也是客观事实，某人实力造锅还惹得一堆人跟风，是瞎是瞎还是瞎？(新浪微博)

例(38)(39)前句的语境中“今天有微访谈！火速去围观”和“一堆人跟风”属于预期触发语(expectation-trigger)，触发了“应该

看”和“很瞎”的心理预期。因为在理想认知模型的框架下二者有关联，根据推理模式，前者在听话人的脑中会触发后者的语境假设。所以当说话人提供了前面的背景信息，又没有转折标记时，后面自然会生成“看”的前景信息。整个推理过程中，说话人通过选择项完全相同的明示行为向听话人表明了自己的信息意图。此时选择问句的主观性最大，疑问功能已经降至最小，甚至不再是郭婷婷（2005）认为的“某种提示和引导”或张晓涛（2009）认为的“弱发问”，而是说话人的“自言自语”，疑问句形式产生了肯定陈述功能。

另外，为何其他形式的选择问没有出现错配现象，只有带关联词“还是”的选择问有所突破。网络语的特点之一就是标新立异（徐杰、覃业位，2015），很多词语在网络的使用中都并非“本义”，而是受语境影响产生新义，或者带有本词语其他义项的某些特征。王娟（2011）证明了选择问句的“还是”只要有 [+Q] 特征就同时也具有 [+conj] 特征。语料显示，网络语中“还是”的选择问句出现陈述、祈使和感叹功能，原因之一就是“还是”带有其他义项的特征。《现代汉语八百词》中连词“还是”的第二个意义是“表示经过比较、考虑，有所选择，‘还是’引出选择项”，即“择定”义（吴颖，2010），这一比较和考虑的过程中往往有说话人主观性的介入，或用于未然事件，或用于表示评论、建议。主观性是指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就表明了认知、态度、立场、情感等一系列主观情感因素，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说话人印记”（黄蓓、张建理，2015）。常规现代汉语中选择问的“还是”一般只是客观的提供选择，如“吃苹果还是香蕉？”等，网络语表示选择的“还是”借用了择定义，不仅提供听话人选择，还带有了说话人自己的主观性，比如建议和感叹，所以会产生选择问功能游移的情况，如：

(40) 我们都准备去，那你是去呢？是去呢？还是去呢？（微信聊天室）

(41) 都到了法定结婚年龄，然而我连个男朋友都还没，是我太丑还是我太丑还是我太丑呢？（新浪微博）

表示建议或指令的选择问倾向于祈使功能，比如例（40）；具有高度主观色彩，表示感叹的选择问则是感叹功能，比如例（41）。

最后，“还是”可以作为反预期信息标记，在语料中标示反预期信息。吴福祥（2004）从言谈事件参与者的预期角度将话语中语言成分所传达的信息分为“预期信息”“反预期信息”及“中性信息”三类。反预期信息是指与特定预期相反的话语信息。听话人本来期待“还是”后的不同选项，但却完全相同。其引导的前后相一致的话语内容超出听话人的理解范围，也超过社会大众对选择问句的客观认识，既属于与听话人预期相反，也属于和社会共享的预期相反，如：

(42) 最近为一件事纠结呀，回家还是回家还是回家呢？现在我想说，我要回家咯，哦勒哦勒哦勒!!!（BCC汉语语料库）

例（42）中当“还是”出现时，听话人遵循语用共设，按常规关系对后面的内容加以假设，形成预期。但说话人故意完全复制了“还是”前的编码内容，虽然形式上给出选择，实际上却要求、暗示听话人肯定或遵循自己。“还是”后的反预期信息成分出现，改变了听话人的认知语境，也超过社会大众对选择问句的常规认识。

4.2 语用方面的突破动因

Grice（1975）认为在言语交际活动中要达到一定的目标，就要遵守合作原则，其中的一条“方式准则”就是说话要清楚明白，即人们要以最直接的方式进行高效率交际。然而现实生活中，言者和听者为了避免和减少双方面子上的损失，往往会采用礼貌原则，既遵守合作原则准确地体现会话质量，又遵守礼貌原则不失会话水平。为了会话效率，本应以最快捷最方便的形式表达语言的功能，但选择问句却发生了形式和功能错配的现象，这也是出于礼貌原则的考虑。请看下例：

(43) 零下十度左右，一直犹豫今天我是跑呢还是跑呢还是跑呢？还是跑吧，开始了，就不要放弃！（新浪微博）

(44) 事已至此，你是接受还是接受呢？（微信聊天室）

(45) 在那么多人面前摔倒，我是丢人还

是丢人还是丢人呢？(微信聊天室)

表示陈述功能时，说话人希望自己的行为 and 观点更得到肯定和认同，如例(43)；表示祈使功能时，说话人希望自己的建议和指令更有效的被听话人接受和服从，如例(44)；表示感叹功能时，说话人希望自己的贬义情感能够委婉表达，不伤害听话人，如例(45)。但在网络平台，说话人除了网络表情、配图、符号，还可以诉诸语言手段来抵消不礼貌话语的消极结果(牛利、罗耀华，2015)，使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相平衡。选择问句用疑问的方式来遵循听者的意见，既做到了礼貌原则，又通过多个选择项完全相同表明了自己的言语意图，达到了合作原则。

5. 突破的限度

虽然网络语言特区可以调整既有的某些成分和规则，出现创新现象，但这种突破是有限度的(徐杰、覃业位，2015)。董思聪、黄居仁(2019)认为语言能力允许人们创新，但却只能在划定的范围内，按照一定的机制创造，创新形式有限度。根据搜集到的全部语料发现，并非所有的选择问句都能发生形式和功能错配的创新现象，它的突破是有限度的，主要包括：选择问中必须有关联词“还是”；“还是”连接选择项相同的结构不能作主语成分；前或后必须有语境信息作背景，不能独立存在。下面我们具体说明。

首先，选择问中必须有关联词“还是”。选择问的选择项可以单独并列，而没有关联词连接，如“想喝点什么？咖啡？绿茶？可乐？”等。但考察发现，网络语搜集到的此类型语料都有关联词“还是”，不存在选择项单独并列的情况，如“*想喝点什么？咖啡？咖啡？咖啡？”等。

其次，网络语料里“还是”不能连接主语成分。一般现代汉语中“还是”可以连接主语、状语、宾语等，如“我们还是他们明天去划船？”(作主语)、“我们明天还是后天去划船？”(作状语)、“我们明天吃水饺还是烤鸭？”(作宾语)等。网络语料“还是”连接选择项相同的情况时，可以作状语、作宾语，但不能作主语成分，如“*我们还是我们明天去划

船？”“*小王还是小王还是小王跟我们去呢？”等。

另外，选择项相同的选择问句前或后必须有语境信息作背景，以激发听话人脑中的语境假设，不可独立存在。如“我是上班还是逛街呢？”在常规语法里成立，然而在没有任何信息做背景的情况下，“我是上班还是上班呢？”这样的独立的单句就显得很突兀。我们搜集的语料中前或后的位置都会有铺垫，如“今日平淡无奇，我是上班还是上班呢？”等。

[参考文献]

- 董思聪,黄居仁 2019 语言特区中创新形式的限度[J]. 华文教学与研究(4).
- 郭婷婷 2005 现代汉语疑问句的信息结构与功能类型[D]. 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黄蓓,张建理 2015 论主观性的语境使成条件及集群效应[J]. 语言教学与研究(3).
- 吕叔湘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牛利,罗耀华 2015 机构性不礼貌话语积极语用功能探究——以电视综艺节目为例[J]. 语言教学与研究(4).
- 邵敬敏 1994 现代汉语选择问研究[J]. 语言教学与研究(2).
- 司罗红 2016 网络语言对新闻标题的影响[J]. 新闻爱好者(8).
- 苏俊波 2014 “说真的”的话语功能[J]. 汉语学报(1).
- 吴颖 2010 “还是”的多义性与习得难度[J]. 华文教学与研究(4).
- 吴福祥 2004 试说“X不比Y·Z”的语用功能[J]. 中国语文(3).
- 徐杰,覃业位 2015 “语言特区”的性质与类型[J]. 当代修辞学(4).
- 徐杰,姚双云 2015 诗歌语言中的概念整合[J]. 语文研究(3).
- 徐盛桓 1999 疑问句探询功能的迁移[J]. 中国语文(1).
- 张斌(主编) 2002 新编现代汉语[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张晓涛 2009 现代汉语疑问范畴和否定范畴的相通性及构式整合[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Grice, H. 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A]. In Cole, P. & J.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Form-Function Mismatches of Alternative Questions in Web Language

Liu Ying¹, Luo Kun²

(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31, China;

2.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Key words: Language Special Zone; alternative question; form; function; mismatch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agreed that there is compatibility relation, oppositeness relation and difference relation in alternative questions with *haishi* (还是) in Mandarin. But in alternative questions in the web language the alternative items are exactly the same. Alternative questions in the web language perform not interrogative function but declarative function, imperative function and exclamatory function, giving rise to form-function mismatches. Three factors can be viewed as contributing to the innov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lternative question, *haishi* as a counter-expectation marker and avoiding verbal impoliteness. Alternative questions in web language can have innovation in Language Special Zone, but there is a limit to it.

【责任编辑 师玉梅】

(上接第 29 页)

朱德熙 1983 语法讲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

Gil, David 2005 From repetition to reduplication in Riau Indonesian[A]. In Hurch B. (eds.), *Studies on Reduplication*[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8): 31-64.

Inkelas, S. & Z. Cheryl 2005 *Reduplication: Doubling in Morpholog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kelas, S. 2008 The dual theory of reduplication [J].

Linguistics, 46(2).

Moravcsik, Edith A. 1978 Reduplicative construction [A]. In Greenberg Joseph Harold et al. (eds.),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 3: 297-334.

Newmeyer, Frederick J. 2005 *Possible and Probable Languages: A Generative Perspective on Linguistic Typolog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Syntactic Distribution and Semantics of the New Reduplication Form VVV

Qin Yewe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ese Language Matter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Key words: VVV; morphological reduplication; increased quantity; Language Special Zone

Abstract: The new form VVV₂ in netspeak has huge differences from VVV₁ and VV which are pretty common in Putonghua. This paper assumes that it is a kind of morphological reduplication rather than a pragmatic phenomenon because VVV₂'s semantics and syntactic distribution do match those features of reduplication in typological linguistics. The new VVV is an iconic function of V semantically, has no sentence-type restriction, and shows a dis-transitive feature syntactically. VVV₂'s emergence has great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reduplication system of Modern Chinese. It not only instantiates the gap of lexical category reduplication in Putonghua but also makes the verb reduplication system of Chinese much more complete.

【责任编辑 师玉梅】